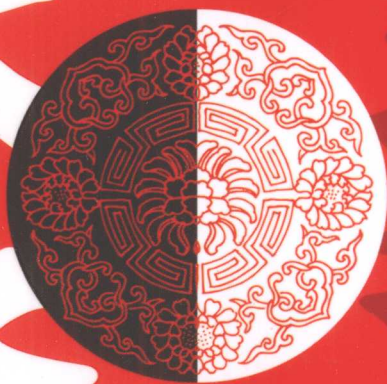


国家资本

薛又东◎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资本 / 薛圣东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2
ISBN 978-7-80173-993-3

I. 国… II. 薛…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79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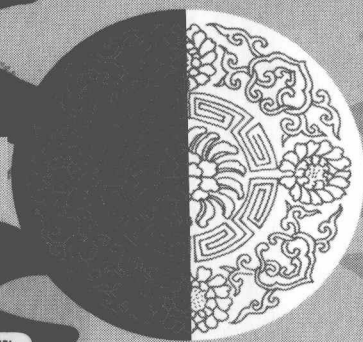
国家资本

作 者 薛圣东
责任编辑 韦尔立
策划编辑 许 挺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24.5 印张 3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93-3
定 价 3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国家资本

薛圣东◎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录

- 第一章 成功的感悟 / 7
- 第二章 推介会困惑 / 17
- 第三章 班子会玄机 / 24
- 第四章 会后的授意 / 33
- 第五章 成长的历程 / 42
- 第六章 清风观问道 / 45
- 第七章 市长的家宴 / 55
- 第八章 领导出自传 / 60
- 第九章 成就感心态 / 65
- 第十章 任命的前奏 / 73
- 第十一章 著作论成功 / 81
- 第十二章 不同的旋律 / 84
- 第十三章 任命与就职 / 92
- 第十四章 深情的寄语 / 97
- 第十五章 瓦解上访者 / 100
- 第十六章 喝酒第一站 / 104
- 第十七章 唱歌第二站 / 111
- 第十八章 桑拿第三站 / 114
- 第十九章 如何说真话 / 121
- 第二十章 市长的打算 / 129
- 第二十一章 银河新计划 / 133
- 第二十二章 国企滋味论 / 136
- 第二十三章 蔡泽藩讲佛 / 141
- 第二十四章 普陀山敬香 / 148
- 第二十五章 应对举报信 / 151
- 第二十六章 跟庄有学问 / 155
- 第二十七章 妻子的遗书 / 157
- 第二十八章 官司是关系 / 162
- 第二十九章 律师的本钱 / 166
- 第三十章 少女无知型 / 176
- 第三十一章 古董店惊喜 / 181
- 第三十二章 检察院扣人 / 184
- 第三十三章 不同的心态 / 188
- 第三十四章 捞人的技巧 / 193
- 第三十五章 捞人的代价 / 200
- 第三十六章 愚蠢的担保 / 204
- 第三十七章 律师的点拨 / 208
- 第三十八章 隐蔽的战线 / 216
- 第三十九章 唐甄之名篇 / 222
- 第四十章 知心与交流 / 227
- 第四十一章 跑赢了庄家 / 230
- 第四十二章 传来的噩耗 / 235

第四十三章 一曲成讖语 /237
第四十四章 民主生活会 /241
第四十五章 扶贫仙浴沟 /247
第四十六章 小别为新婚 /255
第四十七章 劝退费插曲 /262
第四十八章 重逢的背后 /268
第四十九章 悲痛也做爱 /272
第五十章 宝剑的秘密 /277

第五十一章 周国臣葬礼 /285
第五十二章 临终无真言 /291
第五十三章 反目皆是恨 /299
第五十四章 追悼刘志恒 /304
第五十五章 生病的智慧 /308

第五十六章 加州阳光浴 /312
第五十七章 应诉堪称绝 /319
第五十八章 必然的彷徨 /324
第五十九章 难免的劫难 /329
第六十章 举头有神明 /339

第六十一章 劫后看真情 /350
第六十二章 下海的滋味 /360
第六十三章 人情与冷暖 /364
第六十四章 大梦在国企 /370
(跋): 中国当今的社会呼唤着能有更多的“愚人” /380

书中人物身份介绍

任信良：滨洲创亿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后出任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刘志恒：滨洲创亿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曲成文：滨洲创亿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永利：滨洲创亿集团公司董事、副总，创亿房地产公司 总经理

陶万琦：滨洲创亿集团公司董事、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汤恩泉：滨洲创亿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滕 健： 滨洲创亿集团公司总经理办主任；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秘兼信息发布官

李 琳： 滨洲创亿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副主任

李露洁：创亿房地产公司副总兼财务总监。

顾小明：滨洲创亿集团公司企管部经理 后接任滕健所兼职务

刘沫沫：滨洲市创亿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文秘

胡梦影：滨洲药业连锁公司业务一部经理

高 原：滨洲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周国臣：原滨洲市外经委主任，市政协副主席

李大文：滨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杨墨鑫：滨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徐文田：创亿集团股份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

王澍嘉：滨洲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傅彬彬：滨洲日报社教育版责任编辑，任信良的恋人。

韩 力：滨洲日报社财经版责任编辑

高 瑜：滨洲市恒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滨洲市恒润拍卖公司

董事长

- 石美珍：任信良的妻子，滨洲市第一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 石云开：石美珍兄长，滨洲市第二中学校长
- 任云飞：任信良的独生子，滨州市理科状元，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生
- 范立本：滨洲市国有商业银行行长
- 张德茂：滨洲市房产局局长、土地开发办主任
- 蔡泽藩：香港鸿飞实业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
- 王晓航：中共滨洲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 张世阳：滨洲市道教协会会长、清风观观主。
- 李振奎：滨洲出版社社长
- 谷月平：原滨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
- 曹小军：滨洲市东港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 赖国辉：滨洲市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 金光皓：华滨贸易株式会社社长

第一章 成功的感悟

我是滨洲日报社的一名普通的记者，论工作经历，也仅仅是有着十几年一般新闻报道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写小说出书，欲扬名于世，更别说炒作自己了。照理说来，写小说对于我来说不应该算是件难事，但是，当年一位讲外国文学的老师曾经的一句话，像一声警钟，时时地告诫着自己，使得我不敢触碰小说这个体裁。那位老师说：“小说是作家钻到人的内心世界之后揭示出来的产物，相对于小说而言，新闻仅仅是照相的艺术，报道得再深入，也不能和小说相提并论。”所以，我一直对小说心存畏忌，要不是那个极其偶然又极其自然的机会，要不是听了那句让我内心撼动的话，我是绝不会萌动写小说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自萌动之后，从此竟然无法遏制。

虽说是出身新闻专业，可是，老天偏偏没有垂青自己，十几年的时间，没让自己遇上一个特大的新闻事件和报道题材。“无冕之王”这辈子看来算是没啥指望啦！于是，我那颗青春激越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平凡工作的消磨，随着生活的变故和打击，渐渐地变得平常起来，甚至有些过早地表现出来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感和迟钝感。

滨洲岚山公墓，依山而建，所有的墓碑都面向南面的大海，公墓的设计者，采用和借鉴了欧洲国家墓地的建设风格，而且，通过统一种植的水杉、芙蓉树、矮松等树木，巧妙地把一座座规格统一的坟墓与墓碑掩护起来，使得远处的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面绿树成茵的山坡。

2008年清明时分，我来到了滨洲岚山公墓。我捧着一束白色百合花，踏着石板路，朝着山上的公墓悄然地走着。周围静悄悄的，西去的太阳从我的身后投来闪闪的阳光。明天就是清明节，扫墓的人都是赶在早晨，只有我才会选择这样的时间，不过，那是我与妻子的约定，每年的清明节，一

个人到妻子的墓前静静地待上一阵。

妻子去世整整十年了。十年前，岚山公墓刚刚竣工，墓穴的选择空间很大，所以，我可以把妻子的墓毫不费力地选在山顶的位置。有时私下里琢磨，妻子真的有福，人走了，能在墓地里有个好的位置，当然，这是一句昏话。

绕过前面那尊汉白玉的观音雕塑，再上二十几级台阶，就看到妻子坟墓的墓碑了。我停下脚步，转身回望了一下大海，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空气中充满妻子的气息，这种深呼吸就如同与妻子深深的接吻那样，全身心的投入，陶醉、安然、惬意。

我准备继续往山上走，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前方不远处闪过。“哎呀！那不是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任信良嘛！看来真是有缘分。”我心里说道。我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前些年下海经商，去年底把公司搬到了38层高的滨洲财富中心大厦，一下子和报业大厦成了近邻。所以，春节过后，我只要闲着没事，便跑到老同学的办公室玩茶道，聊天，来去的时候，连着在电梯里看到任董几回，感觉任信良像是换了一个人。仅仅才三年多的时间不见面，任董事长变得苍老了许多。在电梯间相遇，我陪着笑脸点头致意，打打招呼，任董事长仅仅是微微一笑，眼睛里满是陌生，而且那笑比哭还难看，冷得很。听老同学解释说，任董事长的公司就在隔壁，两间办公室，现在顶多三四个业务员，好像生意不大景气。

一个人的运势真是没办法看。想当年滨洲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滨洲第一家国有上市公司，是滨洲市最大的外贸集团公司。

三年的时间，像是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似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成为了历史。任董，任大董事长，任信良，早已不是当年接受我采访的那位指点江山，儒雅潇洒，满腹经纶，激情振奋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三年前的那一年里，创亿集团公司和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和变故。有外逃的，有去世的，有被抓的，有调离的，有撤职的。好端端的一个航母式大型国有企业一下子便垮了下来，职工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处理完毕。市委市政府在处理涉及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上当时好像非常的低调，市委对报社还专门做了明文的指示：“不报道，不评论，低调冷处理。”



在2005年的那一年里，创亿集团公司和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层们究竟经历了些什么？所有外界关注的人们只能猜测着、议论着，最后通过道听途说堆砌成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故事传说。应当说这些人中没有人确切地了解 and 听过故事的真实具体内容，他们只知道故事的外表包裹了两个字——“惨烈！”

任信良也是一个人，背着手，手里拿着一束白红相间的百合花，往东面走去。望着任信良的背影，我叹了口气，便向妻子的墓碑走去。我将鲜花轻轻地放到妻子的墓碑前，将背包里的农夫山泉矿泉水拿出来，均匀地洒在墓碑上。十年了，女儿已经上小学三年级，我曾经带着女儿到过这里一次。那是女儿满五岁生日的时候，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会哭得那样惨痛和严重，以至于女儿哭得喘不上气来，哽咽着，最后没有了一滴的泪水。也就是从那次开始，我没有再带着女儿前来扫墓，因为我的心里实在承受不住一个孩子极度悲伤的样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在心里和妻子作了约定，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的午后，来给妻子献一次鲜花。

我站在墓前，低着头，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心跳，静静地听着，渐渐地，我听到的不是我自己的心跳，而是妻子的心跳，是妻子的笑脸和妻子深情的眼睛，接着又是妻子的心跳。

“大力，我要做母亲了！”妻子挺着圆圆的肚子，两只手轻轻地上下抚摸着自己的肚皮，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着幸福和满心的重要。

“大力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妻子柔情地问道。

“我都喜欢，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我温情地回答道。

妻子留给我一个背影。接着是白色的病房，身着绿色工作服的医生护士在进进出出，没有人理我。忽然，产房的门开了，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着一双眼睛的小护士走出来。

“你是病人家属？快跟我来吧！”

妻子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蜡黄，眼睛似睁似闭。接着又是一面面的白墙，和一个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绿色的医生护士们。

时间凝固了，只有风声、心跳声、喘息声，以及簌簌的泪水流入嘴里

后的舐吮的声音。一年一度的这一刻，真的好长，又真的好短。那一刻，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忘了天地的存在。

妻子把心跳留给了女儿，可是连女儿的面都没来的及看上一眼，从结婚到妻子去世，刚刚十五个月的时间。妻子走的太早，一晃整整十年过去了。造化为什么这么弄人，非不让相爱的人长久地相互厮守？为什么悲剧偏偏落在我的头上？

“是韩力？你也来扫墓？”一个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使我回到时空之中。猛地从静静的世界中回过神来，如同梦醒一般，身上渗出了一身的汗。

“啊，是我！”

任信良来到我的面前。我掏出手帕，急忙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是任董，您好，你也来扫墓？”

“是的，我来拜祭我的妻子，清明时节雨纷纷，没想到，今天的天气却很好，刚才，我顺便上了一趟山顶，看看风景，透透气，正打算下山回去呢，一眼看到你站在这里。”任信良看了一眼我面前的墓碑，那语气和表情完全没有前几次在电梯间里那样的冰冷。

“哎呀，同病相怜，你我一对儿光棍汉，你怎么没考虑再成个家？”

“一晃十年，习惯了，一想到妻子为生下女儿死在手术台上，我就觉得对不住她。”

“我听朋友说起过你，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真的难为你了。”

我摇摇头，面向妻子的墓碑做了三鞠躬。

“咱们下山吧！”我说完，便和任信良向山下走去。

“抽烟吗？”任信良抽出一支香烟递过来。

“谢谢！任董，我不会吸烟。”

任信良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像是叹气一般，把烟雾从嘴里喷出好远。

“那么，韩力你会打麻将吗？”

“不会，包括扑克牌，我都不会。”我笑着说。

“喝酒没问题吧？”任信良接着问道。

“能喝一点，但是，也只是场合酒，社交应酬嘛！平时自己一个人待着



没事，可是不喝酒。”

“能说说原因吗？我想听听大记者的理论高见。”

“任董开玩笑哪，哪有什么理论高见，我认为都是个人习惯而已，就拿我来说吧，只是觉得抽起烟来一辣、二呛、三埋汰；麻将扑克打起来一费时间、二费脑子、三费银子；而喝起酒更是一伤身、二昏神、三误事的；还是清茶一杯，读读书好，一省时、二省力、三获益。”我笑了笑说道。

“不一样，一开口就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到底是滨洲的大记者，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我说有理论，就是有理论，不错，高见！与众不同。”

“任董夸奖，胡说一气而已。”

“是啊！说的有道理，不过嘛，是男人，还总应该有个缺口，你说是不是？你今年四十岁还不到吧？”任信良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来。

“快了，再有两年。”

“男人嘛？要懂得女人的心愿，要懂得女人的底线，知道吗？”

“女人的底线？”我不解地看着任信良。

“是的，女人的底线，男人必须知道，女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男人在情感上对她的背叛！”

“那男人的底线是什么？”关于男女的话题，使我和任信良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真想知道男人的底线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男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女人肉体上的背叛！哈哈！哈哈！”任信良发出了一阵爽快的笑声，那笑声，使得我在一瞬间，又看到了三年前的那位任董事长的风采。

“任董，刚才说是来拜祭夫人的？”

“是的。”

“任董夫人过世多久了？”

“已经四年了。”

“患的什么病？”

“心源性心脏病，她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我，就倒在了课堂上，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任信良说着，脸色凝重起来，眼睛望着远处的海，大概是在回忆和联想夫人病发时的情景。

“我的爱人也是心脏病，从小就有的，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但是，我的

爱人偏偏要生孩子，结果大人没保住。”任信良用手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小老弟，命运折磨人，上天捉弄人呀！你说，你的爱人究竟是怎么死的？”

“刚才我说过，心脏病发作，病死的！”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任信良。

“不！你爱人是累死的！”

“明明是病死的，怎么会是累死的？”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任信良。

“老弟，所谓病只是个名相，试想，如果你的爱人不生孩子，她会死吗？”

“当然，不一定的。”

“所以，我说你的爱人是生孩子累死的！知道吗？和我的爱人一样，忙，忙，忙，是被工作累死的，我的爱人死在讲台上，是累死在她工作的教室里。”任信良的语气有些激动。

“任董，要是这样说来，世上的人最后的死都可以归结为累死的？”任信良的话虽然有些歪理，但是，有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不由得反诘道。

“当然，如果你的爱人不生孩子她可能今天还活着，我的爱人如果那些日子不讲课，只在家里休息休养，我想，她也许会活着，当然，人终究是要死的。人活着，这一辈子究竟忙些什么？究竟能得到些什么？你想过吗？”任信良的语气低沉，有些伤感，两眼注视着前方，好像要把远方的虚空看穿一般。

“任董，这个题目往深了说也行，往浅了讲也可，反正我觉得不太容易破，看从哪个理论角度来讲吧。”

“不，人活着只有一次机会，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个话题绝不能用和稀泥的办法来参悟！”任信良的语气中透着坚定和执著。

“这么说来，任董有答案了？”我内心的不解相对于任信良的自白，明显有些乏力。

“这正是我要参透的地方！”

公墓出口的停车场到了，我和任信良都没有往停放自己轿车的方向走的意思，而是如同一对要好的朋友，相约散步一般，继续自然地缓步向山脚下的海滩走去。



那一天的晚上，我和任信良谈了很久，从太阳西沉，一直谈到太阳慢慢地隐退，一直谈到我们背后的岚山被夜晚的天空隐藏在黑暗之中。也就是从那一天晚上起，在接下来的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开始以一位朋友的身份进入任信良郁闷的内心世界，开始以一位听众的身份静静地倾听，倾听曾经的一位国有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弹奏出的一个国有企业兴衰的悲情曲，倾听那一幕幕国有资产蒸发的故事，感受那不为外人所知、不为常人所解的惊恐和战栗，品尝着一位曾经的所谓成功者自酿的又苦又辣的人生烈酒。

任信良的回忆是断断续续的，原因是任信良常常被感慨和激动所打扰，从而陷入了分心和感叹之中，一件事往往又分出了好几件事的话题，一个话题又牵扯出好几个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和话题的表面是分散的，本身看起来是独立的，然而实际上却又是相互联系的，说是相互联系的，可偏偏又都隐藏在各自的独立空间之中。让听的人感觉到的是跳跃的，蒙太奇的，大脑反应跟不上。于是，我只好动用了采访工具，当然，没有事先告诉任董，因为我觉得，越是自然的交流，越真实，如果事先告诉他我在录音，任董和我的谈话便会变成有着明显人工痕迹的访谈录，会严重干扰任董叙述的思绪。所以，我每次听完任信良的讲述之后，回到家里总要配合着录音笔，尽可能地对那些谈话内容做个整理。虽然表面看来有些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些毕竟是一个曾经的成功者自然的流露。

任信良说：“再好的名著也比不上一个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样真实和深刻。”

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尤其是随着对滨洲创亿集团公司、滨洲创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和故事的深入了解，使我更加感到任信良这句话的分量和含义。

终于有一天，当任信良把有关他的故事和话题基本上说完的时候，我向任信良坦诚地说明了自己在暗中进行了文字整理。出乎我的意料，任信良表现的极其平静，微微一笑说道：

“人生如戏，事事如局，总有结束的时候，原来准备烂在肚子里的东西，没曾想竟然讲给了你这位小老弟听，哈哈，整理一下也好，能出版更好，毕

竟都是真话、实话，现在这世道，不就是真的太少了吗？不过，我有个建议，别白话文，也别文文绉绉的，也就是说意思表达上要含蓄一些。”

“明白，我会加工一下、提炼一下，小说嘛！尽可能地纯文学一些，让人读着既觉得像，又觉得不像，觉得像当然是解恨解气啦，觉得不像当然是避免对号入座啦。”我调侃地说道。

“解气？解恨？解什么气？解什么恨？老弟，我没有气，也没有恨，你就把我的故事权且当做给当今这个社会下的一付清热解毒的汤药吧！我不是担心对号入座，真名实姓也没关系，世上重名人可多了去了，现在也就是那些患神经病的人喜欢钻牛角尖，喜欢对号入座。所以，你用不着太拘谨，太小心，该放开的地方就大胆地放开，反正围绕着我说的故事来写，只是在写到具体人的时候，咱们要厚道些呀，尤其是对那几位死去的同志，嘿嘿！”

“这一点，任董你放心，我是新闻专业的，特长是摄影，讲究的是真实记录，决不会丑化哪位人物，在故意美化和丑化这方面，我没有专长。”

“那就好，那就好，人活着，一定要积点德，别人再缺德，咱们可不能也跟着缺德，缺德可不得好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你知道吗？”

“我知道，人无德而几于禽兽也，这是古人的教诲！”

“是啊！说得对！我已届天命之年，阅人无数，跟头把式满身伤痕地活到今天，在看人方面基本上没走过眼，我相信你。”

“谢谢任董，思路和结构已经没什么问题啦，现在的难题出在结尾上。”

“哈哈，结尾有什么难的？不写不就结束了吗？”

“哈哈！任董，你真幽默，你还记得日本电影追捕的结尾吗？”

“追捕的结尾怎么啦？”

“女主角真由美问男主角杜丘：完了吗？杜丘说：哪有个完呀！”

“一切都在继续，不是吗？你说生活中有句号吗？”任信良的表情像个哲学家。

“按照故事的发展轨迹，事情总要有一个结尾，也就是对读者的交代，比方说正邪之战，总得有个输赢吧？”我用探究的目光注视着任信良的眼睛，任信良的话是有哲理的，生活中有句号吗？这是思考者的心声。

“正邪？输赢？千万别落入俗套，带着框子，世间万物没有绝对的正，



也没有绝对的邪，正中中生邪，邪中生正，这和太极阴阳之道同理，阴中生阳，阳中生阴，阴阳相互转化，至于输与赢，那也仅仅是人为的划定而已。在至高无上公正的上帝面前，我常常感觉社会上所谓的风云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小丑而已，没有一个赢家，没有一个成功者。不过，人生中做过的事就不要后悔，没做过的事也不要遗憾。”

“任董，你是一名基督徒？”这可是一个新的发现，我追问着。

“我心里想是，可是，我不是，不过，我是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任信良说到这句话时，语气沉重，眼睛湿润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我试探着问道：“难道就没有一个赢家？”

“若说有，也仅仅只是在众多的英雄主义者中，那些曾经采取阴谋和小聪明手段，利用过别人的人，包括那些所谓的成功者。”任信良的嘴边露出一丝的不屑。

“我在整理文字的过程中，一直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名企业家，尤其是一名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经理人，所谓的成功和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前些日子，我查资料，偶然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国企老总写的，属于那种小说自传体或者说是自传体小说，书名是《男人与海》，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要是用在咱们的作品里，我觉得应该合适。”

“这本书我没看过，你说说！”任信良说道。

我翻开手中的采访本，找到摘录的那段，用平稳的语调念道：“我在想啊，什么是成功？我看，成功绝不意味着金钱的厚度和掌握日益膨胀的权力。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支点，生活黯然无味；有的人权力很大，地位很高，但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反被人们嗤之以鼻。其实，成功意味着追求的乐趣，心理的满足，体魄的健康，精神的充实和人格的魅力的实现，完整及社会的认可。现在，我才感到，成功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任信良听着沉思了片刻，说：“就说这前半句吧，说的倒是实情，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后半句让人听了就有些摸不着边儿了。嘿嘿！成功意味着追求的乐趣，心理的满足，体魄的健康，精神的充实和人格魅力的实现以及完整社会的认可。听听！这叫什么话？追求的乐趣是什么？心理如何满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凡事一具体就深入，这